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七十一回 舒尊長誤傷衙役 眾善信備問善功

古僕聽了長老說「惡眼視主，菩薩法嚴，還有大過此的」，乃問道：「何樣還大？」長老道：「王法最嚴，子若回頭視父，罪在不赦，況你僕人。」莫來聽了，方才明白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小子從今一聽主人使喚，雖教我蹈湯赴火，也是我為僕的份當。」長老乃叫他跪拜聖像前，與他念卷經，誦部懺。完畢，請三人去睡，莫來只叫腿痛，長老尋了一品草藥，口中嚼了數上，立止了痛。那莫來止痛，便念了聲「菩薩」，倒身就睡。長老歎道：「你這僕人今日方知念佛，早若念時，怎被蛇咬。」長老也自去打坐。

天明四人齊起梳洗了，莫來腿也不疼不腫，擔著行囊，三個同著長老，直走到庵來。這長老叫三位：「且候殿上鐘鳴鼓響，方可進去參謁。我小僧先去靜室謁高僧也。」乃逕入山門而去。三人坐於門外，只見善信持香，卻也來得早，各相等候鐘鳴鼓響。寺院沙彌行者多是五更鳴鐘擊鼓，此庵因何隨喜的善信俱候鐘鼓聲響，方才進入？只為高僧上殿，眾僧齊集，方才鳴鐘擊鼓。這日眾善信坐久，不聽見鐘鼓之聲，乃是道場已完，祖師師徒辭別方丈，要往前行。果然日出三竿，只見祖師上殿拜禮聖像，辭別庵眾長老而行。出得山門，眾善信也有拜的，也有合掌問道的，也有說請再留法駕的，祖師師徒一一答慰。當下只見送的僧俗人等，香幡導引，卻也齊整。怎見的？但見：

旌幡飄彩杖，寶篆熱清香
高僧行所住，福國保村鄉

話說為官長的，秉心寬厚，也是第一件積福延年功德。卻有一時，關係自己緊要事情，左右或違誤了事，不得不以法處，尤當千思萬想，酌量用法，恐怕彼此錯謬，一或盡法，則左右有莫白之冤，這冤孽明明卻不知，隨著勢分做了去。那冥冥之中，多有冤愆相報、古怪蹊蹺的事。這村舒尊長當年居任時，最清廉用法公平的。只因與一個僚友建議，要除去一個壞法的奸惡，彼此書稿往來秘密，不與人觀。一日祭祀，偶穿祭服，誤將同僚書稿置在祭服衣袖，事畢回衙，衣折在廂失記。後數日尋稿不見，便疑平日極愛的一個衙役竊去，走漏消息，便極刑拷問。可憐這回只因此稿關心，把公平之法放在一邊。這衙役負不明之屈，送了殘生。事記往後，一日尊長歸休林下，偶折那祭服，家人忽於衣袖中，扯出那向年書稿。舒尊長一見，便頓足撫胸，歎道：「冤哉，苦哉！此衙役負屈於九泉矣。」說罷，只見那家人橫眉豎眼，一把手揪住了尊長，罵道：「今日你心既明，我卻有冤報也。此衣一日未出廂，我冤苦一日不得申。今經三載，你既不知，我故不白，今你知我白，冤苦豈終磨滅不雪？」尊長當時自認錯誤。那家人仍揪著衣領，撞了兩頭倒地，半日方醒，人問不知，尊長因而得了沉痾臥榻。正要遣人到庵，一則懺罪保安，一則超亡悔過，卻遇著祖師師徒離了庵門，道過其宅，家人報知尊長。尊長扶病出了大門，敬請高僧師徒入宅。祖師憫其誠敬，憐其病苦，乃辭謝眾僧及善信遠送香幡，入到尊長之宅。那尊長行禮不能，乃移榻堂中。家眷人等祈求高僧超度，備細把得病的始末說了一遍。祖師聽了道：

「善哉，善哉。冤冤相報，經百劫而不休，徒弟們當為尊長解脫。」舒尊長向來知祖師不多言，喜坐於靜室，乃吩咐家眾灑掃花園潔淨房屋，請師徒居住。師徒本意行道，卻因與尊長消懺這冤愆罪孽，只得暫留園屋靜處。當時天將黃昏，尊長不耐病煩，乞求師救。道副師乃向尊長說道：「尊長，你此病非風寒暑濕，可藥而療，非妖邪作祟，可法而遣，乃是一種冤纏為害。這冤纏如何應聲，似印索圖，你如何他，他如何你，豈易解救。待小僧於靜定之後，有一根究功德，察其始末，再與尊長解脫。」說罷，尊長依言自去安寢不提。卻說道副與二師弟計較道：「舒尊長之病，不察前定之因，如何能救？」尼師道：「不誅冤孽之心，如何得解？」道育說：「不與他除卻後來之報，這如何得脫？」三人說罷，各入靜功，將次出定一個境界，三人如夢非夢，相聚一堂，只見一位尊者鬚眉皆白，升空而坐，向三人說：「人靜非靜，出定尚定，汝等其有物胸中以入，未得究竟以出耶？靜定乃修行人本願，何得管人閒事攪擾？」副師忙答道：「為演化度脫眾生，皆此中不了，何得為管人閒事？」尊者笑道：「吾姑試汝。查究根因，自有冤業，報復深淺。冤業若深，無復能解；若猶業淺，尚可度脫。汝等好為。」三人方拜，忽然尊者不見金容。三人乃各為舒尊長查究這宗冤業。且說副師方人靜，忽然如身到一座廳堂，公案齊備，一宗文卷在上，並無一個人蹤。副師走近案前，揭開卷面，乃是舒尊長的事跡，卷前一行，開著舒某除奸的書稿，底下判道：「忠臣愛主，除惡進賢，宜獎九世簪纓。」又一行開著：「有鯁直之氣，卻懷狐疑之心，減罰三世。只以失記書稿，誤杖衙役，致斃於刑，減罰三世。」下邊卻注著：「餘當獎的三世福祿。」道副再要揭後卷，便如糊黏一般，乃執起硃筆道：「待我添一句解語。」乃批道：「百病不侵，災殃消滅。」方才批罷，忽然驚醒，只見尼總持與道育二師俱已出定，各相稱說尊長病勢雖沉，卻不能傷。道副便把閱卷的景象說出。二師道：「我弟亦有靜中景象。」副師笑道：「只為尊長根因，叫我等靜定作擾因也。」

天明，舒尊長覺病勢少安，扶病走出來，向副師們作禮，問祖師有度脫法旨否。副師道：「我師每常入靜，動經一兩日，乃我等於夜來略有景象，俱屬老尊長事實。」尊長便問道：「師父們有何景象，關係老夫災疾？」副師道：「小僧夜來於前因卷中，見尊長除惡書稿倍加榮獎，只因誤傷衙役，減卻其半，但福壽自增。小僧為尊長在卷後批了『災殃消滅』。且自調理，自然安愈。」尊長點頭稱謝道：「老拙病勢，果於半夜陡然減半。」乃問尼師父有何景象。尼總持答道：「小僧早已見尊長文冊，與師兄無異，只是後有衙役訴冤的一詞，中訴尊長暴怒盡法，不思寬宥。」尊長道：「老拙忘失書稿在衣袖，後見了自生悔心。」尼師道：「文卷之下，正道道：『不見不悔，終作沉冤。』為此報以沉痾。小僧為尊長也添一筆：『無心之冤，改悔可釋。』尊長聽了，點頭稱謝，卻問道育師有何景象，道育答道：「小僧無甚卷冊可查，於諸靜後，但見尊長堂中掛有一軸詩文，上寫著尊長後來報應七言四句。」乃說道：

人間一切惡因緣，報應分明在目前。
為問解冤消業障，都應一善種心田。

舒尊長聽了，說道：「我等為官的，執一時喜怒，莫說盡法，傷了小民，便就是一言一貌，動了怒威，那在下的畏心驚膽，亦有因而作疾傷生，況以威刑，寧保不墮冤業！我老拙自料生平執法在惡民，和顏悅色在善類，惟此一件，自知冤結。欲解此冤仇，須是查衙役家有何人應當撫恤，再乞列位師父轉經懺悔，超生亡役。」說罷，乃令家眷齊出堂，拜請祖師暫留法駕，當時啟建一會懺冤釋罪道場。善事方畢，尊長生一歡喜心，那病隨愈。

卻說有鄉鄰親友來駕安，內有一人名尤子，乃舒尊長眷戚，開口問道：「聞知三位師父深在災病根因，吾有老父得患災病，可能知他病原何得，其亦可解脫麼？」副師道：「尊翁何病？」尤子答道：「食鹿染病，殘疾臥榻日久，恐不能救。」副師道：「人莫不食鹿，豈有作病！還是有疾在前，因鹿而發？」尤子道：「有因也。吾父曾居官職，得一美珠，貴重百金，心甚愛惜，一日誤落鹿食豆草階下，隨已取得。後忽失其珠，乃是婢盜。其心只疑豆中被鹿所食，把三四活鹿剖腹而尋，竟無有珠。後盜珠婢事露，老父夢覺鹿觸，遂染病到今。想誤傷人者，病可解救，誤傷鹿者，尤易解也。望三位高師大發菩提，為吾父一垂方便。」副師道：「此疑症也，夢境疑心也。曾法懲盜婢否？」尤子答道：「亦止杖婢出珠，只是冤在數鹿。」尼總持聽了，說道：「小僧查舒尊長病因，便已知這尊長病矣。」尤子問道：「師父曾知，卻是何故？」尼師道：「尊翁可名尤路麼？」尤子答道：「正是父名也。」尼師道：「此事曾註冊內，小僧見了，乃尊翁居職無功有過，不當因事得受美珠，又不當因疑誤殺多鹿。鹿縱為人食之畜，而冤業卻在人心。事既明白婢盜，那一點誤殺成疾，倒有人難解救。此時萬金之軀，不說百金之寶也。」尤子道：「舒親眷傷人事明，乃可解救；傷鹿事小，反難解救，這卻何義？」尼師說：「舒尊長退不肖功大，想不肖害事，豈止暗活無限生靈。尊翁無此功德，乃有數命之冤，只怕難解救也。」

只見眾親鄰友聽了道：「殺鹿成孽，作罪生災，我等人人不無，家家豈少。師父既有文卷可查，乞為我等一查勘，以便人修善

果，家積陰功。」道育師聽了，笑道：「諸善信是欲小僧們查勘有無冤愆，方去修善，乃是有所畏而為善，因求善而後積陰功也。小僧若去查勘善信無有冤愆，難道善信不去修善？有冤愆方去修善，只恐遲矣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請教高僧，何以修善，如何積陰功。副師道：「修善在一念感發，安可先說？陰功在目前積下，安能預知？」眾人道：「比如要先說使我等預知，師父或有明教也。」副師道：「八齋五戒，也是一善。」眾人道：「茹葷之家甚眾，皆為惡耶？」尼師道：「不宰犧牲，便是慈仁，慈仁乃為善首。」眾人聽得說道：「減祿延壽，想是此義。」育師道：「王公減膳撤樂，正是此善陰功。」眾人稱贊，又問：「善事多端，再求明示。」副師道：「濟貧救苦，也是一善。」眾人道：「濟貧必我有餘，若我尚不足，何以濟人？」尼師道：「有憐貧之心，即是濟也。有救苦之念，即是援也。若見貧苦，毫無救濟，漠然不動憐心，即是惡義。」育師道：「還有一等欺貧笑苦的，最不善也。」眾人稱是。又求三位高師：「盡說其善，使我等以便修行。」副師道：「修橋補路，也是一善。」尼總持道：「施藥飲水，也是一善。」道育師道：「指迷說路，也是一善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微末小事，皆為善行。寧無大善開示我等？」副師道：「大善無過忠君孝親，尊賢敬長。人能修積這善功，德福自無量矣。」眾人聽了，齊齊稱贊。只見尤路之子起出眾人坐席，向三師稽首道：「師父們，既說忠孝為大善，小子為父宰鹿得病，為人子的當為親代，只望高師垂慈，可憐解而愈，乞賜救拔。」副師道：「尊翁冤愆本難救解，今善信一言，若出真心，我等自與你查解鹿冤，除卻了報復之孽，然後再與尊翁解散這宗根因。」副師方說了，只見園中忽然起一陣狂風，這風非比平常的和風：

蕩蕩清炎暑，微微解躁煩。人心歡暢處，不猛海安瀾。乃是飛沙翻土迷人目，攪海翻江覆客帆。松柏槐榆連乾倒，茅簷草屋順牆坍。

這陣風過，副師向眾說道：「此風刮得非時，定有異常事因。」舒尊長便問道：「風乃天地吹噓之氣，當此清寧時候，謂之和風，有甚異常？」副師道：「風順四時，春條風，夏清風，秋涼風，冬不凋風。若順其時，枯者榮，榮者實，此令之善；若不順其時，則折木壞屋，此令之怒。今日出而風猛為暴，小僧所以說有異常事因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尤路之子忽然跌倒在地，眾人忙扶起，乃如醉如癡。不知何因，下回自曉。